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4.020

通俗文学创作的文人化与明清儒学转向

黄敦兵

(湖北经济学院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心暨湖北企业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明清之际士商关系转变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较受学界关注,然而文学生态中所反映的明清之际的士商互动却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分析明清之际短篇小说等文学体裁创作的文人化倾向的探讨入手,结合明清文学生态中的商人化题材,可为透视明清之际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提供某些可能性信息,从中窥见儒学民间化的某些迹象。

关键词:文人化;通俗文学;明清儒学转向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5)04-0117-07

明清之际士商关系转变与社会转型的研究,学界已积累了不少成果,其中仅就“士”与“商”之间的“互动”就提出了多种说法,如“士商互动”、“士商互渗”、“士商交往”、“士商互识”、“士商相混”等。^①相比较而言,作为透视明清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文学生态中所反映的明清之际的士商互动却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能结合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详细阐释相关细目主题,不仅注意到思想史的“连续性”(像余英时先生那样),同时动用“破裂性”,把“连续性”与“破裂性”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可能揭示明清之际发生的士商互动社会现象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发掘这一社会运动所包含的近代转型意义。^②本文拟以分析明清之际短篇小说等文学体裁创作的文人化倾向入手,结合明清文学生态中的商人化题材,透视明清之际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的某些可能性信息。

一、“事类多近人情日用”:社会俗世化兴味高扬

明清之际思想史的重大转折之一,即是世人俗世化趣味的高扬,李贽的思想尤其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③④}李贽评《水浒传》,认为其刻画人物的手段甚至“已胜太史公一筹”,戏曲《西厢记》、小说

《水浒传》被赞许为“古今之至文”。不难理解,李贽为什么被称为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开山式人物。

诗词创作被中国文人视为文艺正途,小说戏曲被视为文人不屑为的末技小道,因而成了“书会才人”的“专项”。但是明代人口尤其是读书人数量激增,“人才日多,生徒日盛”,科举名额却并没有以相应比例增加,“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⑤大量士人长期沉滞下层,科举仕途日益拥堵。许多读书人在屡试不中情况下投身商海,并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以获取生存之资与扬名之具。这样,明清之际通俗文学创作队伍中出现了文人化趋势,发出了为商人写心的声音,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商人形象涌现出来。

《拍案惊奇》的《凡例》极力主张“矢不为风雅罪人”,还说:“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这种以日常生活平易之事为主要立足点的做法,当然是为了适应整个社会日益世俗化的趋势,迎合广大市井通俗化的习好。崇祯人瑞堂刊行的《隋炀帝艳史》,其《凡例》虽以“悉遵正史”、“传信千古”相期,实际正欲借其所批评的稗编小说,以“演正史之文”而“眩市井耳目”,从而达到“家喻户晓之”的商业目的。《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

收稿日期:2015-06-21

作者简介:黄敦兵(1975-),男,河南桐柏人,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儒商文化、明清文学研究。

侠女著芳名》的人话中说得更加明白：“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

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叙》中指出，匡正“村夫稚子，里妇估儿”甲是乙非、前因后果、道听途说，“以佐经书史传之穷”之任，应当由“通俗演义”来承担。因此，他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旨趣指向了普通人。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中寻绎趣闻，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猎奇，这种尚奇思想反映了时代赋予文学家的创造精神，很可能受到李贽“新奇正在于平常”主张的新奇观的影响。^{[3](P205)}从思想内涵上来看，凌濛初与其思想确有一致之处，李贽说：“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过于平常也。日日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暖、饥能饱，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于平常。世人不察，反于平常之外觅新奇，是岂得谓之新奇乎？”^{[1](P55-56)}凌濛初的父亲凌迪知与耿定向（楚侗）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同年，青年凌濛初被耿定向“目为天下士”。凌濛初很可能从耿定向处读到李贽此信，并接受其中的思想主张。

生活在城市中的商贾、手工业者及作坊主、普通雇工、一般市井细民，他们的文化娱乐兴趣，不在艰深的经史子集，却痴迷于戏曲、说书、小曲、皮影、弹词、唱经等浅俗文艺。明清之际新兴市民的消费需求多样化、通俗化，这要求文人在创作小说戏曲时，要考虑到那些人的消费中主要以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为主。“由于短篇小说篇幅短，反映现实生活能够及时而快，不像长篇那样需要旷日持久的经营，这样比起长篇来就显出无比的优越性，这也就是明代短篇小说兴盛的原因了。”^[4]文人自觉其在从事故事创作，“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为此一篇某某，不要“错看”、“浪读”过了，等等。还有不少地方设置当面说唱的现场感。像话本的人话部分，既是先入为主，确定立意，也是为迁延时间，汇集更多的听众。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井骗局也日益花样翻新。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记载了南宋都城的骗术就有所谓“美人局”、“柜坊赌局”、“水功德局”、“白日鬼”、“觅贴儿”等名目。无独有偶，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游手》也有相似记述：“浩穰之

区，人物盛夥，游手奸黠，实繁有徒。有所谓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柜坊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市井之徒中不乏游手好闲之辈，明清之际的小说中不少篇目都描述了这类人物。《卖油郎独占花魁》上对于这类市井之人有描述，例如，“那人姓卜，名乔，正是莘善的近邻，平昔是个游手游食，不守本分，惯吃白食用白钱的主儿。”他们不仅“惯吃白食用白钱”，也常常巧设骗局，谋人钱财。

有些行骗之术十分高明，因此引起文人注意，编辑出版了《杜骗新书》。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城市经济发展中躁动不安的世态人心，因此才有人屡屡上当。凌濛初于“二拍”中专门讨论了专门设赌局骗钱的事。《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写了一个丹客骗财的伎俩，世人畸形的求财心理、盲目的拜金主义尽显其中。《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在人话部分写了一个色诱骗局。晚明以降，市井赌博之习，亦是愈演愈烈，以至于“朝士”也日以继夜地乐此不疲。顾炎武《日知录》谈到晚明士风时说：“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者。吁，可异也！”^[5]而赌博中亦屡有骗局，明清小说不少篇目甚至描述了那些朋友成仇、亲人反目的社会现实。这些骗术确能逗引市井听众（读者）的好奇感，同样，作为通俗小说的重要读者群，市井细民更愿意从中看到自己或同类的身影。

像“三言”、“二拍”这类通俗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充满救世的热心的，他们不乏社会责任感，并随处自言心迹。《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结尾说道：“这本话文，出在《空城记》，如今依传编成演义一回，所以奉劝世人为善。”正代表此一心迹，同时，凌氏的陈述也显示了小说家的双向选择，促成了通俗作品的繁荣：“文人的参与使白话短篇小说逐步走向社会现实生活，他们突出说教主旨，也使小说得到了主流文化的认可，而广大市民的喜好更为书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6]“初刻”与“二刻”相比较而言，“驾空说谎”“涉于神鬼幽冥”之事的状况略有所异，涉及鬼神的怪诞题材不过数卷，“《二刻拍案惊奇》的鬼怪故事较之《初刻》略多几

卷,大约是作者所收集的材料有限,要凑成四十之数,不得不借径于鬼神了。总之,凌濛初努力将小说创作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空虚转向现实世俗生活的轨道,体现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对于后人的小说理论批评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7]为了增强劝惩效果,通俗文学作家常多采用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一般认为明清小说都有着过于渲染善恶报应,“因果报应是‘三言’小说结构的一种重要动力”。^[8]

为了更快地切入主题,李渔甚至取消了头回。像《连城璧》第一回《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就没有头回,《十二楼》的《生我楼》则以一词为引子。用李渔的话说:“别回小说,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独有这回不同,不须为主邀宾,只消借母形子,就从粪之土中,说到灵芝上去,也觉得文法一新。”^[9]既然入话已经可以表达劝善惩恶的议论之需,头回就显得有些层叠重复,从创作角度讲,头回几乎成了案头小说创作中的累赘,作者亦不必横生枝节地另寻题材,敷衍故事,以烘托正话中的主题。

《无声戏》第七回《人宿妓穷鬼诉嫖冤》明显受到《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影响,李渔并不回避这事实,在小说中就提到《卖油郎独占花魁》以及据此改编的传奇《占花魁》。他说:“后来有个才士,做一回《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小说,又有才士,将来编做戏文。”可以明显看出,两个故事中人物身份、地位及关系类型相似,冯梦龙写的是卖油郎与花魁娘子的爱情故事,李渔则写的是给人篦头的王四与扬州名妓雪娘的感情纠结。李渔担心人们看到这种底层市井人物的“超级恋爱”会生出非分之想,不希望“那些挑葱卖菜的看了,都想做起风流事来。每日要省一双草鞋,每夜要做一个花魁梦,攒积几时,定要到妇人家走走”。李渔塑造的“篦头的待诏”王四,这个与秦重相同地位的人,因为看了一本《占花魁》的新戏,竟然风流兴起,思谋那“敲油榔的人,尚且做得情种,何况温柔乡里、脂粉丛中摩疼擦痒之待诏乎?”定要娶名妓雪娘为妻,最后被雪娘和老鸨联合诳骗。要不是碰到不识字的运官主持公道,王四五、六年挣得的血汗钱就会血本无归。李渔借此劝诫道:“奉劝世间的嫖客,及早回头,不可被戏文小说引偏了心,把血汗钱被他骗去,再没有第二个不识字的运官肯替人扶持公道了。”李渔故意与《卖油郎独占花魁》唱反调,正是创作上既有意创新又增强

文本阅读性的重要表现。

二、“一新世人耳目”:文学题材的市井化与商人化

明清之际小说商品化的直接后果是小说创作数量的激增,创作题材的新奇与世俗并存,创作技巧也日益花样百出。“识字率普及,社会下层人士对文化活动的兴趣升高,这些都与晚明时期中国印刷业的迅速扩大密切相连……文学品味的大众化与晚明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文化活动是相互联系的。”^[10]为了追逐市场,迎合读者求奇好怪、猎艳追欢的心理,部分作者甚至在作品中渲染性描写,别有用心地将好南风、卖人肉这样怪异、丑陋、变态的题材,给予张扬、夸饰。

文人在作品中屡用“罕见”、“奇闻”、“无巧不成话”等吸引读者的眼球。“二拍”中,《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说:“今小子说一个松江富翁,姓潘,是个国子监监生。胸中广博,极有口才,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却有一件癖性,酷信丹术。”《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道:“而今更说一个遭遇大难、女扮男身、用尽心机、受尽苦楚、又能报仇、又能守志、一个绝奇的女人,真个是千古罕闻。”《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云:“元来世上的事最巧。”《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借用成语,又道是“无巧不成话”,由此展开下文。《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不仅说“又道是无巧不成话”,还用“天下的事是真难假,是假难真”,让读者急于看到真真假假中的故事如何成就其巧妙安排。

从小说体例上看,文人创作时亦是匠心独运。比如,“三言”每两卷的题目恰成一对偶,成为“二拍”创作时的直接参考。不过,“三言”中的两两对偶有些分散,“二拍”改创以后,体例上显得更加紧凑。尽管“三言”的题目对仗工整,且题材相应,比如《钝秀才一朝交泰》与《老门生三世报恩》都是写科举考试遭际,而《羊角哀舍命全交》与《吴保安弃家赎友》均写友谊题材;但却是出现在两篇单列、相邻的故事上,实系两个故事、两个题目的外在特征。“二拍”则采用每篇小说一个对偶题目,题目彰显的是同一主题、同一故事的内在特征,显得十分醒目,更加具体。凌濛初《拍案惊奇凡例》五则的第一则即言他于此一体例上的创作:“每回有题,旧小说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为剧。今《太和正音谱》所载剧名,半

犹小说句也。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窜削旧题,亦是点金成铁。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对偶,仿《水浒》、《西游》旧例。”凌氏于此没有直接谈到欲突破冯梦龙的“三言”体例,而是说自己每回用两句比偶作题,是仿《水浒传》、《西游记》的“旧例”。这可能是由于凌濛初与冯梦桢少年交游情谊,^③所以不明言“三言”创作中“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比而偶之”的“点金成铁”的做法。

尽管凌濛初不少篇目有明显的借取之点,但凌濛初的创造性贡献还是十分明显的。^④就其尚奇观在“二拍”中的体现方面,亦可见其一斑。

首先,冯梦龙、凌濛初等人将“奇”解读为“从来未有,亘古新闻”的“新闻”。

他们所谓的“新闻”,意即新鲜见闻,包括家庭隐私、口碑故事、小道消息等。比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石城县把这件事当做新闻沿街传说”之“新闻”,即新鲜传闻。《李秀卿义结黄贞女》说媒婆嘴之利害是“惯报新闻不待叩”,邻居街坊,家长里短,媒婆是尽数悉知。《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世间只有权势之家,报新闻的极多”之“新闻”,即一般的消息,指通风报信。《范鳅儿双镜重圆》写兵火战乱,往往造成父子夫妻终身不复相见的惨况,若“其中又有几个散而复合的,民间把作新闻传说”。《玉堂春落难逢夫》结尾诗云:“三官嫖院是新闻。”《唐解元一笑姻缘》结尾处述:“学士回家,将这段新闻向夫人说了。夫人亦骇然。”此处“新闻”指离奇脱俗的故事。其他处,多与此意相近,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载:“到后生出一段新闻,传说至今。”《陈多寿生死夫妻》:“街坊上听说陈家癞子做亲,把做新闻传说。”《赫大卿遗恨鸳鸯缘》道:“必定是我庵中有人走漏消息,这奴狗方才去报新闻。不然,何由晓得我们的隐事?”《白玉娘忍苦成夫》载:“那时满城人家尽皆晓得,当做一件新闻,扶老挈幼,争来观看。”《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云:“定然当做新闻,互相传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有“将这桩事只当做风闻言事的一个小小新闻,奏上一本”,《蔡瑞虹忍辱报仇》有“扬州城里传遍了这出新闻”,《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入话中点明故事的性质为“从来稀有,亘古新闻”,《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载“这话传出去,个个奇骇,道是新闻”。《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尚有“饮酒中间,大家说些江湖上的新闻”,“片言得妇是

奇缘,此等新闻本可传”等说法,所谓新闻效果,用故事中阮太始的话说就是:“一边妄言,一边发怒,一边误认,凑合成了这事。真是希奇!”凌濛初通过重新敷演,让“生来心性倜傥佻达,顽耍戏浪,不拘小节”的“旧家子弟”蒋震卿,通过一系列的误会、偏差、扭合情节,在游玩途中与“殷实大户”的女儿结了亲,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旧家子弟”的儒门风范与富厚家规之间的喜剧性互动。

文人作品中也常将“新闻”与“传说”并提。“初刻”《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道:“此事便传遍洛阳一城,把做新闻传说。”《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中的主人公“好奇”,故其所记的“新闻”更有现场感:“他书生好奇,只要来问洞中事体各细,去书房里记录新闻,原无他意,恰好撞见许多人在内。”“二刻”《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也是如此叙事:“嘉定一县传为新闻。”《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道:“六府之人见察院行将文书来,张挂告示,三三两两尽传说甄家这事,乃察院明晰,以为新闻。”《贾廉访履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作者叙事方式中也以“稀奇古怪”来吸引读者:“小生如今说着宋朝时节一件事,也为至亲相骗,后来报得分明,还有好些稀奇古怪的事,做一回正话。”《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结尾处谈:“那朱景先忽然得孙,直在四川去认将来,已此是新闻了;又两处取名适然相同,走进门来,只消补荫,更为可骇。传将开去,遂为奇谈。”此与开头之论正相应和:“话说天下,凡事皆由前定。如近在目前,远不过数年,预先算得出,还不足为奇;尽有世间未曾有这样事,未曾生这个人,几十年前先有前知的道破了,或是几千里外恰相凑着的,真令人梦想不到,可见数皆前定也。”

其次,文人们亦常用“罕闻罕见”来称引“奇”。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则将海外贸易情景作了较理想化的想象:中国货物与海外货物的两方运销,竟能得近十倍的利息。这也会极大地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激励读者的涉商热情。《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则叙述了一个“奸巧希奇”的故事:“今日再说一个容貌厮象,弄出好些奸巧希奇的一场官司来。”《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中尚书夫人见虎负女安然送归,不误佳期,便感慨道:“从来罕闻奇事。想是为吉日赶不及了,神明所使。”《酒下酒赵尼媪

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则有“机中机”之巧事：“而今还有一个正经的妇人，中了尼姑毒计，到底不甘，与夫同心合计，弄得尼姑死无葬身之地。果是快心，罕闻罕见。”作者深恐读者不领会其设奇之意。

既然罕见，当然也就“奇怪”。《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道：“话说人世婚姻前定，难以强求，不该是姻缘的，随你用尽机谋，坏尽心术，到底没收场。及至该是姻缘的，虽是被人扳障，受人离间，却又散的弄出合来，死的弄出活来。从来传奇小说上边，如《倩女离魂》，活的弄出魂去，成了夫妻。如《崔护渴浆》，死的弄转魂来，成了夫妻。奇奇怪怪，难以尽述。”“王氏父母遂把女儿招了刘氏子为婿，后来偕老。可见天意有定，如此作合。倘若这夜不是暴死、大雷，王氏女已是别家媳妇了。又非刘氏子试胆作戏，就是因雷失尸，也有何涉？只因是夙世前缘，故此奇奇怪怪，颠之倒之，有此等异事。”入话部分故立其罕见之事。另外，《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泉成铁案》说：“如今且说一段不孝的故事，从前寡见，近世罕闻。”像《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有言道：“而今更说一个遭遇大难、女扮男身、用尽心机、受尽苦楚、又能报仇、又能守志、一个绝奇的女人，真个是千古罕闻。”比如《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道：“张公吃酒，李公却醉。命若该时，一字不费。这多是该中的话了。若是不该中，也会千奇万怪起来。”又如，《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亦说：“话说天下的事，惟有天意最深，天机最巧。人居世间，总被他颠颠倒倒。就是那空幻不实境界，偶然人一个眼花错认了，明白是无端的，后边照应将来，自有一段缘故在内，真是人所不测。”再如，《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中道：“在下为何先说此一段因果，只因有个贫人，把富人的银子借了去，替他看守了几多年，一钱不破。后来不知不觉，双手交还了本主。这事更奇，听在下表白一遍。”

如果语涉超自然力量的妖魔故事，当然便不乏奇怪幻妄色彩。《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中的妖道“日逐把些奇怪的事”，做与他擒来的妇人看，“一来要他快活，二来卖弄本事高强，使他绝了出外之念，死心塌地随他”。《庵内看善恶鬼善神 井中谭前因后果》道：“自实把愤恨投井，谁知无水不死，却遇见道士，奇奇怪怪许多说话，说了一遍。”《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指出：“而今说

一个妖物，也与人相好了，留着些草药，不但医好了病，又弄出许多姻缘事体，成就他一生夫妇，更为奇怪。有《忆秦娥》一词为证：堪奇绝，阴阳配合真丹结。真丹结，欢娱虽就，精神亦竭。殷勤赠物机关泄，姻缘尽处伤离别。伤离别，三番草药，百年欢悦。”作者最后还说：“这一回书，乃京师老郎传留，原名为《灵狐三束草》。”

世少才女，更乏有魄力的才女。《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杜子中笑道：“有其主必有其仆，有才思的人做来多是奇怪的事。”作者议论道：“可见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至今两川风俗，女人自小从师上学，与男人一般读书。还有考试进庠做青衿弟子。若在别处，岂非大段奇事？而今说着一家子的事，委曲奇咤，最是好听。”结尾还有评论道：“这是蜀多才女，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话。卓文君成都当垆，黄崇嘏相府掌记，又平平了。诗曰：世上夸称女丈夫，不闻巾幗竟为儒。朝廷若也开科取，未必无人待价沽。”

明清社会的异动表现在诸多方面，而人道沦落现象也实能惊醒人心。《贾廉访贻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道：“小生如今说着宋朝时节一件事，也为至亲相骗，后来报得分明，还有好些稀奇古怪的事，做一回正话。”《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泉成铁案》中说：“如今且说一段不孝的故事，从前寡见，近世罕闻。”《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中讲婆媳两个在家绩麻拈芭，自做生理，然而“却有一件奇怪”，就是婆子“十分的不长进”，而“老子是个养家经纪之人，不恁地理会这些勾当，所以闲常也与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几番几次，漏在媳妇眼里”，不过媳妇“老实勤谨”，“只以孝情为上，小心奉事翁姑”，无心去捉他破绽。由此发生的事体，“恁般样人，实是从前寡见，近世罕闻”。《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将从偷情到成就姻缘看作奇怪之事，因为：“只看从古至今，有那昆仑奴、黄衫客、许虞侯，那一班惊天动地的好汉，也只为从险阻艰难中成全了几对儿夫妇，直教万古流传。奈何平人见个美貌女子，便待偷鸡吊狗，滚热了又妄想永远做夫妻。奇奇怪怪，用尽机谋，讨得些寡便宜，在玷辱人家门风。直到弄将出来，十个九个死无葬身之地。”

由于话本小说的市场效果极佳，仿作者后继不断。“由于冯梦龙编造‘三言’已把‘宋元旧种搜括殆

尽’,即使有‘一二遗者’也是‘沟中之断芜’,在搜集整理方面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后来的文人只能模仿话本的文体写作‘拟话本’,因此他们受‘两拍’的影响就更深。”^[1]这在明末已有例证。一部署名梦觉道人、西湖浪子的话本小说集《幻影》,不仅书名袭取《二拍》而又名《三刻拍案惊奇》,而且书中故事情节亦直接借取。比如,第二回《千金苦不易 一死乐伸冤》中王名世为父报仇故事即源自《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而第二十回《良缘狐作合 伉俪草能成》写灵狐赠草药给蒋生助其成就姻缘事,则又取材于《二刻拍案惊奇序》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难怪清初有人把《二刻拍案惊奇序》和《幻影》的残板拼凑成一部《二刻拍案惊奇别本》。与《二拍》相比,《幻影》的思想倾向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反弹,走向恪守礼教、保持名节的守旧一途,晚明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已然殒落。同时,“二拍”的故事被更多地改编为戏曲。像明末傅一臣创作《苏门啸》杂剧十二种,皆取材于“二拍”,顾景星的《虎媒记》传奇、张大复的《快活三》均取材于《初刻》。通俗文学作品如果离开生长的土壤,完全不写市民生活,完全走上文人案头之作,就会走入死胡同:“因为冯梦龙在写文人生活时,并没有忘记他的读者,同时也写市民。清代话本脱离平民百姓的生活,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导致了话本的衰亡,教育是深刻的。”^{[3](P170)}

三、文学生态中士商互动与儒学民间化

在明清之际时段开端的中晚明,世风、士风出现某种转向,这在文士独特而敏感的内心世界掀起狂澜。尤其是处于下层的市井文人,在科举之途拥堵、仕途飞黄腾达梦想难以实现,因而长期沉沦下层的严酷现实世相面前,他们开始犹豫纠结,徘徊观顾,甚至转身毅然走向艺术创作,将内心长期沉积的抑郁不平,将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恐惧、慌乱与忧思,化为笔底波澜,用折线的方式隐曲表达了“心中块垒”与“不平之鸣”。

在明清之际士商互动的社会运动中,人们的审美趣好也日益出现趋俗化,大量小说戏曲获得刊刻。不少文人学士步入商途,卖文卖画,出入于商人会馆;一部分富有而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商人开始刊刻文学作品,与文人诗酒酬唱,文人与商人两个阶层间的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而日常。

文人出入于市井,创作商贾作品,向商人世界渗透,显示了儒学民间化进程,彰显了儒学入世品格的某些真实面相,士人形象不再纯粹,不再是千篇一律风花雪月式的雅致风流,也不再是寒窗苦读、剜切直谏及家国情仇式的“高大上”,也开始出现矮化、市井化趋势。另一方面,商人创作诗文和通俗文学,刊刻自己和文人的作品,染指文人墨客的诗酒风流,客观上拓新了文学领域,推动了文学传播,他们也终于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公开表达与自己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力要求了。

总之,明清文学生态中出现的通俗文学创作的文人化与文学题材的商人化现实,构成观察明清之际儒学转向的一个视角。

注 释:

- ① 参见黄敦兵博士后报告《贾儒之间——明清之际小说中士商互动主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后报告之《绪言》。
- ② 参黄敦兵主持教育部课题“明清之际的士商互动与经济伦理的近代转型”(09YJCZH035)及相关论文。
- ③ 据《凌氏宗谱》中郑采龙《别驾初成公墓志铭》,万历三十年,冯梦禛游乌程而造访凌氏兄弟,次年,又与凌濛初同游苏州,合评《东坡禅喜集》。
- ④ 傅承洲先生认为,由于冯梦龙“首创”了“话本小说对偶命题方式”,“两个题目一联的命名方式,不仅仅限于题目的对仗,还要考虑内容上的联系”,这种命题方式还影响到《石点头》、《欢喜冤家》、《西湖二集》等,而“凌濛初作‘二拍’,采用每篇小说一联的命题方式,只是在冯梦龙命题方式的基础上稍加变化,尚有本质的区别”。(参阅傅承洲著《明清文人话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参考文献:

- [1] 李贽.李贽文集(第一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2]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85.251.
- [3] 傅承洲.明清文人话本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4] 范宁.争奇斗艳的明代小说[A].文史知识编辑部.漫话明清小说[C].北京:中华书局,1991.19.
- [5]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08.
- [6] 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409.
- [7] 刘良明,刘方.市井民风:《二拍》与民俗文化[M].哈尔滨: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4.
- [8] 齐裕焜.明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365.
- [9] 李渔.李渔全集(八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52.
- [10] [美]张春树,骆雪伦.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
化——李渔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及其现代性[M].王湘云,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30.
- [11] 马美信.凌濛初与两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08.

(责任编辑:卢圣泉)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Popular Literature and Ming-Qing Confucian Turn

HUANG Dun-b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sessment Centre & Enterprise Culture Centre of Hubei,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

Abstract: The Ming-Qing change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businessme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ve been becoming the topic study by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businessmen in literary ecolog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not received due attention. If we choose short stories and literary genres as objects, analyze merchant themes, reinterpret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at era, we may perceive some information of the Ming-Qing confucian turn.

Key words: the literary creation; popular literature; the Ming-Qing confucian turn